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三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天寶十五載自奉先挈家避地鄜州及陷賊中作

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早 第能此起不患辭窮
愛客滿堂盡豪傑開筵上日思芳草安得健步
移遠梅亂插繁花向晴昊千里猶殘舊氷雪百
壺且試開懷抱垂老悪聞戰鼓悲急觴爲緩憂
心擣少年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已枯槁座中

薛華善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此老歌行之妙有不自知其所至者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絶倒諸生頗盡新知樂萬事終傷不自保可哀氣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金杯如滉之酒常快意亦知窮愁安在哉忽憶兩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豪俠○趙曰書正月上日註上日朔日也故王燭實典以正月一日爲上月洙曰詩我心憂傷怒焉如擣何劉沈謝謂何遜劉孝綽沈約期眺鮑照字明遠脩可曰宋景文公筆録令人多誤鮑照爲鮑昭李商隱詩有肥享鮑照葵之句音金陵人有得池中石刻作鮑照蓋武后名照唐人讀照爲昭耳洙曰晉衛玠談道亟子絶倒左傳有酒如澠

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鶴曰時公自奉先來依舅氏崔少府詩中云相公軍指哥舒翰時禄山反召翰守潼關

客從南縣來浩蕩無與適旅食白日長況當朱炎赫高齋坐林杪信宿遊衍閬清晨陪躋攀傲睨俯峭壁崇岡相枕帶曠野懷咫尺始知賢主人贈此遣愁寂危堦根青冥曾氷生淅瀝上有

無心雲下有欲落石泉聲聞復息動靜隨所激
烏呼藏其身有似懼彈射吏隱適性情茲焉其
窟宅白水見舅氏諸翁乃仙伯杖藜長松陰作
尉窮谷僻爲我炊鵰胡逍遥展良覿坐久風頗
怒晩來山更碧相對十丈蛟欻翻盤渦拆何得
空裏雷殷殷尋地脉蛟坼地亦實事非必寓言也空雷如此安得入地尋之用此起興說到時事況作詩皆然豈有觧詩專作寓言使人厭見也煙氛藹嵩
崒嵬嵩崆峒巔迴首如不隔前軒
頹反照巉絶華嶽赤兵氣漲林巒川光雜鋒鏑
知是相公軍鐵馬雲霧積王觴淡無味胡羯豈
强敵長歌激屋梁淚下流衽席人生半哀樂天
地有順逆慨彼萬國夫休明備征狄猛將紛填
委廟謀畜長策東郊何時開帶甲且未釋欲告
清宴罷難拒幽明迫三嘆酒食傍何由似平昔
幽明迫酒食傍皆俚拙○洙曰傳耳宿曰信宋玉招魂曾巒峩峩希曰汝南先賢傳郭欽吏隱于蟻陂之陽洙曰天台賦靈仙之所窟毛夢弼曰鵰胡蘇米也宋玉賦主人之女爲臣炊鵰胡

之飯洙曰謝靈運詩引領眺良覿海賦盤渦谷轉渦烏禾切水坳也殷於謹切嵩自秋切岑昨律切高峻貌希曰同州西與南至華州皆不滿百里故華岳見於前軒趙曰黃香天子頌曰蠹萬年之玉觴本中日此言至尊旰食雖御酒而無味然有相公之軍胡羯亦不足敵也洙曰書命畢公保釐東郊又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史帶甲百萬罷一作疲程曰左氏傳魏子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閒三嘆何也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

鶴曰三川縣屬鄜州以華池水黑水洛水會同得名華原指華原郡豈非公自白水經華原而後至鄜州也

我經華原來不復見平陵北上惟土山連天走
窮谷火雲無時出飛電常在目自多窮岫雨行
潦相豗蹙蓊匌川氣黃群流會空曲清晨望高
浪忽謂陰崖踣恐泥竄蛟龍致遠恐泥如此引緩可笑登危
聚麋鹿枯查卷拔樹礧磈共充塞聲吹鬼神下
勢閱人代速狀意不刻更高更險興寄浩然不有萬穴歸何以
尊四瀆及觀泉源漲反懼江海覆漂沙坼去岸
漱壑松栢禿乘陵破山門迴斡裂地軸交洛赴
洪河及關豈信宿應沉數州沒如聽萬室哭穢

濁殊未清風濤怒猶蓄何時通舟車陰氣不黯
黷浮生有蕩汨吾道正羈束人寰難容身石壁
滑側足雲雷屯不已艱險路更跼普天無川梁
欲濟願水縮因悲中林士未脫衆魚腹舉頭向
蒼天安得騎鴻鵠鄭曰蹈呼田切水相擊也翁烏孔切匋口荅切謂氣之翁鬱也
夢弼曰蹈蒲北切言泯高陰崖爲之沉蹶也泥乃計切查與槎同礧洛罪反磈口罪反碣磈沙石也言水勢漂蕩枯查與沙石同共陷塞也薛曰江河淮濟是謂四瀆鄭曰漂匹妙切游也夢弼曰葬原縣有三門山洙河春秋括地象云地有三千六百軸夢弼曰衆字託鄜州洛交水在縣南乃洛水交會之所及閑謂潼關也鄭曰黷千敢切黷徒卜切黲黷垢黑也

贈高式顏夢弼曰按高適集或顏乃適之族姪也

昔別是何處相逢皆老夫使在晚唐則入中對矣故人還
寂寞削迹共艱虞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壚平
生飛動意見爾不能無語見胷次實主兩得之○洙曰世說晉王戎過
黃公壚謂後車客曰吾昔與稽叔夜玩弛宗酣暢於此壚自稽阮云亡以來便爲特所羈紲今
視此雖近邈若山河師曰公少與高適李白嘗入酒壚論文酣詠自亂離以來相失今見式顏
則平生飛動之意不能自已也

彭衙行 夢弼曰左傳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漢爲彭衙縣其故城在同州白水縣東北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盡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顏參差谷鳥吟不見遊子還十字最是情痛癡女飢咬我啼畏猛虎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嗔小兒强解事故索苦李飡一旬半雷雨泥濘相攀牽既無禦濕備徑滑衣又寒有時經契闊竟日數里間野果充糇糧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煙少留同家窪欲出蘆子關故人有孫宰高義薄曾雲延客已曛黑張燈啓重門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從此出妻孥相視涕闌干衆雛爛熳睡喚起霑盤飧誓將與夫子永結爲弟昆遂空我坐堂安居奉我歡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別來歲月周胡羯仍構患何當有翅翎飛去墮爾前彭衙行是痛定思痛非紀行比也○洙曰書顏厚有忸怩淨乃定切糇乾食也夢弼曰同家窪即同

州同谷窪烏瓜切蘆子閔在延州延昌縣北希曰孫宰當是三川之宰鶴曰漢息夫躬絶命辭云涕泗流兮萑蘭瓚曰萑蘭涕泣闌干也夢弼曰夫子指孫宰也患胡官切

得舍弟消息二首

近有平陰信遥憐舍弟存側身千里道寄食一家村烽舉新酣戰啼垂舊血痕不知臨老日招得幾時魂鮑曰平陰屬河南郡洙曰烽燧育冠則舉汝懦歸無計吾衰往未期浪傳烏鵲喜深負鶺鴒詩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兩京三十口雖在命如絲洙曰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棠棣詩鶺鴒在原兄弟急難

哀王孫王深父曰時安祿山驚潼關玄宗倉卒西幸皮半出延秋門諸嗣王及公主之在外者皆不及從其後多爲祿山所屠鮮有脫者此詩記而哀之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起如童謠省叙事處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待同馳驅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已經百日竄荆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

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
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爲王
孫立斯須昨夜春風吹血腥東來橐駞滿舊都朔
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太子已
傳位聖德比服南單于花門勢面請雪恥慎勿
出口他人徂哀哉王孫慎勿疎五陵佳氣無時
無

忠臣之盛心倉卒之忘語倏盡情態○夢弼曰延秋門京城之西門漢書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鮑曰東來橐駞謂賊自東都進也舊都謂長安洙曰史思明傳祿山陷南京以駞運兩京御府珍寶於范陽不知紇拯師曰朔方健兒指哥舒翰領朔方兵守潼關也翰昔禦吐蕃稱精兵而今爲賊所敗故云何愚也洙曰大子謂肅宗即位於靈武師曰南單于即回紇也回紇以花門白號勢面謂披其面皮示誠悃也洙曰時回紇舉兵助順夢弼曰漢耿秉卒匈奴聞之舉國號哭或至梨而流血梨即勢字勢剥也古通用師曰徂竊聽也洙曰五陵漢五陵也趙曰後漢蘇伯阿望春陵城曰氣俠哉鬱鬱葱葱

月夜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遥憐小兒女未解憶
長安愈緩愈悲俛仰具是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

倚虛幌雙照淚痕乾鄭曰鄜州全陝西路鄜芳無切幌戶廣切帷也

遣興

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問知人客姓誦得老夫詩最是真意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麀門攜不遂鴈足繫難期天地軍麾滿山河戰角悲倘歸免相失見日敢辭遲落魄怨極能自道者○語少意多善自寬○洙曰驥子公之子宗武也後漢龐德公携妻子隱鹿門山蘇武傳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仰兼向切

曲江三章章五句

曲江蕭條秋氣高菱荷枯折隨風濤遊子空嗟垂二毛白石素沙亦相蕩哀鴻獨叫求其曹洙曰傳君子不爲二主註頭白有二毛

即事非今亦非古長歌激越梢林莽比屋豪華固難數吾人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謂聞此歌也○洙曰宋玉風賦蹙石伐木梢殺林莽莽莫補切宿草也

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

南山邊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 雄豪

放蕩語盡氣盡○它人稱豪說覇更不足道洙曰杜曲在長安之南公之所居也漢李廣屏居藍田南山中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

悲陳陶

鮑曰是年十月辛丑房琯及祿山戰於陳陶斜敗績癸卯琯又以南軍戰敗績希曰陳陶斜在咸陽縣而公止云陳陶蓋斜者山澤之名故又曰陳陶澤東坡志林悲陳陶云四萬義軍同日死此房琯之敗也唐書作陳濤不知孰是時琯瞰敗猶欲持重以奪所伺而中人邢延恩促戰遂大敗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羣胡歸來雪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洙曰漢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趙曰羣胡指朔方安西回紇大食兵相助計賊然夷狄之性不無殘擾故房琯雖喪兵而都人不願胡兵討賊只望官軍之也

悲青坂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黃頭奚兒日向西數騎彎弓敢馳突山雪河氷晚蕭颯青

是烽煙白人骨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夢弼曰地理志伊吾郡存太白山青坂去太白凡五里唐書志太白山在岐州郿縣按房琯時起軍於太白古樂府飲馬長城窟希曰奚兒謂祿山所發同羅奚契丹室韋之衆黃頭謂以黃蒙其頭也晚一作野飈色擲訖

對雪

戰哭多新鬼愁吟獨老翁亂雲低薄暮急雪舞回風飄棄樽無綠蠟存火似紅一字變態數州消息斷愁坐正書空杜曰酒曰綠酒沈休文詩憂來命綠樽洙曰世說殷浩被黜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

元日寄韋氏妹至德二載在賊中作

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郎伯殊方鎮京華舊國移春城迴北斗郢樹發南枝不見朝正使啼痕滿面垂洙曰鍾離縣屬豪州夢弼曰郎伯乃妹之郎伯謂韋氏也趙曰長安上五北斗故謂之北斗城希曰春城疑是秦城如太歲曰詩北斗故臨秦夢弼曰郢楚地也言郢乃紀妹氏之所寓也

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收得是如此○更深更長乃不及此○司馬溫公曰牂羊墳首三星在罍言不可久也古人爲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先罪聞之者足以戒近世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体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它皆類此不可偏舉

憶幼子 洙曰公之幼子宗武小名驥子

驥子春猶隔鸞歌暖正繁別離驚節換聰慧與誰論澗水空山道柴門老樹村憶渠愁只嚮炙背俯晴軒 趙曰澗水柴門指言鄜州美村寄家之地

一百五日夜對月

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 語貴不犯○悲而不傷狂而不直訐者不能及此

佗離放紅蕋 五字本不可解

想像嚬青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 洙曰漢郊祀歌月穆穆以青波頻師古云言月光穆穆如金之波流也夢弼曰佗離別離舊作佗姹切詩有女佗離紅蕋桂花也趙曰青蛾或作蛾非本作蛾翠眉之謂也洙曰牽牛織女二星世

說牛女隔河而居
七夕則渡河而會

哀江頭 夢弼口曲江爲京都勝賞之地遭祿山焚劫之後荒涼公故有感也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墮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如何句道盡第常

誦之云耳○司馬溫公曰唐曲江開元天寶中旁有殿宇安史亂後其地盡廢文宗覽子美詩云江頭宮殺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因建紫雲樓落霞亭歲時賜宴又詔百司於兩岸建亭館焉洙曰南苑在曲池坊南昭陽漢殿名李曰詩漢宮誰第一飛燕在昭陽此以喻楊貴妃也唐制內宮才人亡人射食亦切趙曰血污遊魂謂車駕次馬嵬賜貴妃自盡夢弼曰消水在京城劍閣在蜀時明皇西幸尚留蜀也蘇頴濱口大雅綿九章頌太王遷豳建都邑營宮室而已至其八章乃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始及昆夷之怒尚可也至其九章乃曰虞芮質厥成

文上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絶遠而氣象聯絡覩者知其脉理之爲一也盖附離不以鑿柄此最爲文之高致耳若村陷賊時有哀江頭詩予愛其詞氣如百金戰馬註坡驚澗如覆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伯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夫之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宋曰孔巢父字弱翁冀州人少與李白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隱於徂徠山號竹溪六逸永王璘赴江淮以從事辟之巢父察其必敗側身潛遁由是知名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不必有所從來不必有所指玄玄妙門○七字浩然以其將隱也蓬萊織女回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兩君具賓主富貴何如草頭露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信今何如其迭蕩創體類自得意故成一家言○洙曰莊子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希曰淵明詩彭祖愛永

年掉頭不可往夢鸲曰巢父善屬文吟詩有徂徠集行于世趙曰珊瑚樹生海底石上見晉書洙曰左氏傳叔向之母妃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有子謂其子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吾惧其生龍蛇以媧女夢鸲曰靜者謂蔡侯之爲人恬靜而其懟意有餘也除庭除也空中書謂鴈傳書也趙曰禹穴在會稽山上洙曰南尋禹穴見李白一作若逢李白騎鯨魚希曰法華經問訊如來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魯訔曰大雲寺在長安贊公爲大雲寺主

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便爾超吾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琅璫天黑閉春院院地清棲暗芳玉繩回斷絕鐵鳳森翔翔梵放時出寺鐘殘仍殷床明朝在沃野若見塵沙黃如此自好○脩可曰維摩經菩薩各坐香樹下聞斯妙香即獲得藏二昧爲長鎖公今所用蓋指爲鈴鐸故東坡有風動琅璫月向西宗龜父有琅璫鳴佛屋之句皆本此洙曰王繩星名趙曰陸倕石闕銘銅爵鐵鳳之一蓋施爵鳳於星資上者梵放蓋佛事至梵音必唱而誦之殷上聲洙曰史記汎野千里

兒童汲井華慣捷餅在手霑洒不濡地掃除似無箒明霞爛複閣霽霧蹇高牖側塞被徑花飄飄委墀柳艱難世事迫隱遁佳期後晤語契深

心郛能揔鉗口閑情磊落奉辭還杖策暫別終回首
浹浹泥汚人折折國多狗既未免羈絆時來憩
奔走近公如白雪執熱煩何有脩可曰本草井花水謂平旦第
一汲者夢弼曰複重也寧拓開也犿魚介切按字當作折犬吠聲也又折與信通宋玉九卞猛
犬信信而近吠
心在水精域衣霑春雨時洞門盡徐步深院果
幽期果如所願與恨幽期同但果字痛快○隨意如字自諭一時到扉開復
閉撞鍾齊及茲醍醐長發性飲食過扶衰把臂
有多日閑懷無愧辭要此美黃鸎度結構紫鴿下
衆愚愚意會所適花邊行自遲湯休起我病微
笑索題詩趙曰江總大莊嚴寺碑云光通水精之域齊一作齋洙曰釋經言聞玉法
如食醍醐然覺範曰世說云淳略養性人無妬心則醍醐之能發性亦可知已此釋經所以取
喻玉法也洙曰絕交論把臂之英余曰漢書音義衆愚謂連闕曲閱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
形衆愚然一日弁也衆音浮愚音思洙曰沙門
惠休姓湯氏善屬文
細軟青絲履光明白氎巾深藏供老宿取用及
吾身亦自宛轉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尚新道林才不

世惠遠德過人雨瀉暮簷竹風吹青井芹天陰
對圖畫最覺潤龍鱗索意寫景奇異憩見其處
時可曰南史高昌國有草實如蘿其中絲如細
纊名爲白疊國人取之織以爲布洙曰晉沙門
交廣間道林有才十高僧惠遠有宿德夢粥曰
青井芹謂青泥坊芹菜集有贈崔氏草堂詩飯
煑青泥坊
裹芹是也

雨過蘇端公自註端置酒六園曰端時白衣拔唐科名記端來春始及第

鷄鳴風雨交旱雨亦好杖藜入春泥無食起
我早諸家憶所歷一飯跡便掃人情有此蘇侯得數
畝傾囷也矣可憐人呼兒且梨
血絲心恬紅稠屋角花碧委墻隅苦
吟鬧時日衰老況蒙霈澤垂糧粒或
口壘撥棄不擬道

九雨晴小佳出郭眺西郊蕭蕭若
麥窈窕桃李花春夏各有實我
時日干戈雖放慘淡鬧龍蛇甘
寬

西

山杜公未賒文夫則帶甲婦女終在

黍稷低種菜與麻千載商山芝

六人四 行此道誰疵瑕英賢毋

所適迴首白日斜

二馬能學衆口咄咄空咨嗟

莊子青青之麥生於陵陵橫入商雒山採芝以食隱而不出邪

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

史記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朽矣

而高逝兮夫一自引而遠去

門顧德公隱地在漢水之

曰張華博物志天河與海通世有人居海渚年年八月見浮槎去來不失期查與槎同洙曰世說殷浩被黜終日書空作咄咄事四字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夢弼曰鄭駙馬名潛曜尚臨晉公主廣文名虔駙馬乃虔之姪也鶴曰鄭駙馬池臺在河南新安縣

不謂生戎馬何知共酒盃咄咄不一然臍郿塢敗握

節漢臣回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別離經死

地披寫忽登臺是是重對秦簫發俱過阮宅來醉

留春夜舞淚落强徘徊洙曰老子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漢董卓築塢

於郿高厚七丈號萬歲城及呂布殺卓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腮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蘇武爲漢中郎漢使匈奴單于使武牧羝北海上武扶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毛盡落留十九年而還鶴曰是年正月祿山爲安慶緒所弑故有然臍之喻又公與鄭時同在賊中故相期爲漢臣之同也夢弼曰列仙傳蕭史善吹簫秦穆公以女弄玉妻焉晉阮咸與叔父籍爲竹林之遊居道之北此以秦壽夷駙馬又以二阮比其叔姪也

喜達行在所三首

夢弼曰肅宗即位於靈武移軍鳳翔公脫賊西定謁帝行在拜左拾遺○夏自賊中達行在所作

西憶岐陽信無人遂却迴眼穿當落日心死著寒灰霧樹行相引蓮峯望或開荒村岐路之間望樹而往並山曲折或見其背或見其面非身歷頓沛不知其言之二也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趙曰岐陽乃鳳翔也著略切置也洙曰所親字見漢書愁思胡笳夕不待下句凄涼漢苑春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五字可傷即只暮又耳暫時更警司隸章初觀此情如何南陽氣已新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此豈隨人憂樂語○沈曰胡笳胡人捲蘆葉吹之以作樂洙曰後漢班超妹昭上書請超曰丐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問道言何間隙之道而行班超從間道至疏勒勒間去聲師曰暫時人言不敢保其

性命也夢弼口後漢光武紀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整脩官府於是致僚屬作文移一如舊章時三輔吏上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王繡照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司隸撩屬百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謝玄暉詩還覩司隸章又度信哀江南賦又舊章於司隸涕四光武紀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

見垂淚

猶瞻太白雲喜遇武功天。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校前只影靜心蘇字每日跛涉擾擾危不自保皆可想見而此喜亦未易自言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獨行中路間閔憂患累百言不自愬者一

已入無此苦有此苦無此言又不知前人已言耳

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鶴曰太白山在鳳翔武功縣屬京兆涕曰前漢刑法志京師有南北軍屯武帝內增七校註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言七也鄭曰中竹仲反

述懷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詩中未見有爲賊所得一節豈非以脫身西走語致議耶但自鄜州出郊脫身也

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憐生還親故傷老醜涕淚受拾遺流離主恩厚柴門雖得去未

忍即開口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
殺戮到雞狗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摧頹蒼
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嶔
崟猛虎場鬱結回我首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
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極一時憂傷之懷賴自能賦毫髮不
朱○後山云不敢問何如漢運初中興生平老耽酒沈思歡
會處恐作窮獨叟鄭曰澧從紅切水名出廣漢有閑名澧閑懃眉殞切鶴
曰遺與云唐武后垂拱中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以掌供奉諷諫開元以來尤爲清選洙曰三
川在鄭州時公之家寓三川嶔去金切峯角音切山貌巾興竹仲反

得家書

去憑遊客寄來爲附家書今日知消息他鄉且
舊居態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臨老羈孤極傷
時會合踈二毛趨帳殿一命侍鸞輿北闕妖氛
滿西郊白露初涼風新過鴈秋雨欲生魚農事
空山裏眷言終荷鋤師曰態兒即宗文驥子即宗武公之子也鶴曰風俗通云
壑虫曰恙古者人多野宿爲恙所齧故早相見必勞問曰無恙乎洙曰傳君子不禽二毛註頭

白有一色帳幾言天子行幸所在以帳爲殿也師曰周有一命再命之士洙曰時公至行在授左拾遺故有一命之語北闕妖氛謂京師尚未收復也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鶴曰京州漢武威郡唐屬隴右乃河西節度治所

驄馬新鑿蹄銀鞍被來好 鮮麗稱事非衰颯老人語 繡衣黃白郎騎向交河道問君適萬里取別何草草天子憂涼州嚴程到須早去秋群胡反不得無電掃此行牧遺甿風俗方再造族父領元戎名聲閭巷老奪我同官良飄颻 按城堡使我不能飡令我悪懷抱若人才思濶溟漲浸絶島罇前失詩流塞上得國寶皇天悲送遠雲雨白浩浩東郊尚烽火朝野色枯槁西極柱亦傾如何正穹昊 師曰漢桓典爲御史常乘驄馬時人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洙曰漢侍御史有繡衣直指持斧捕盜唐安西去交河郡七百里以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之河帝曰去秋指至德兀載時吐蕃陷隴右宕鄯廓河等州涼州爲節度之所治不可使失故天子憂之正後詩所謂須存武威郡之意也鶴曰族父請杜鵑漸 按本傳至德二載遷河西節度使夢弼曰公時爲拾遺

長孫爲侍御史昔諫官故云同官東郊謂史思明西極謂吐蕃也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鶴曰漢中唐興元府

本梁州

威弧不能弦自爾無寧歲川谷血橫流豺狼沸相噬天子從北來長驅振凋敝頓兵岐梁下却跨沙漠裔二京陷未收四極我得制蕭索漢水清緬通淮湖稅使者紛星散王綱尚旒綴南伯從事賢君行立談際坐知七曜曆手畫三軍勢氷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幕府輟諫官朝廷無此例至尊方旰食仗爾布嘉惠補闕暮徵入柱史晨征憇正當艱難時實藉長久計回風吹獨樹白日照執袂慟哭蒼煙根山門萬里閉居人莽牢落遊子方迢遞徘徊悲生離局促老一世陶唐歌遺民後漢更列帝我無匡復資聊欲從此逝 洙曰馬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揚雄河東賦攘天狼之威弧黃曰子以此來言肅宗即位於靈武洙曰頓兵岐梁下言肅宗理乎鳳翔也詩爲下國綴旒又公羊

專君若贅旒處趙曰南伯謂漢中主將也脩可
曰漢志註日月五星謂之七曜洙曰左傳伍奢
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註肝妒也鶴曰補弼掌
供奉諷諫少御史在殿柱之間亦謂之柱下史
此謂奬以侍御史爲判官也洙曰古傳吳季禮
來聘請觀於周樂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
唐氏之遺民乎夢弼曰後漢更列帝謂光武建
中興之業也漢紀高帝曰吾亦從此逝矣

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

鮑曰亞字次公肅宗在靈武上書論

當時事曜校書郎時杜鴻漸奏署幕府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杜亞河朔發語

怪怪深似有尺望者時危異人至令弟草中來蒼然請論
事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意兵法五十家爾腹
爲篋笥應對如轉丸疎通略文字經綸皆新語
足以正神器宗廟尚爲灰君臣俱下淚崆峒地
無軸青海天軒輊西極最瘡痍連山暗烽燧帝
曰大布衣曰字恐誤藉卿佐元帥坐看青流沙所以
子奉使歸當再前席適遠非歷試須存武威郡
爲畫長久利孤峯石戴驛快馬金纏轡黃羊飫
不糧蘆酒多還醉踴躍常人情慘澹苦士志安

邊敵何有反正計始遂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騏驥龍吟迥其頭孤峯石戴驛龍吟迥其頭皆奇語夾輔待所致夢弼曰老子天下神器不可爲也崆峒山在西博物志地有三千六百軸此言吐蕃入寇也青海在東乃哥舒翰戰處詩如輕如軒此言山東邊方有警晝則燔燧夜則舉烽洙曰書西被于流沙漢文帝前席賈生夢弼曰武威郡即安西都護府也羶羊臭也大觀三年郭隨使虜將舉黃羊飫不羶蘆酒多還醉以問虜使時立愛立愛云黃羊野物可獵取食之不羶蘆酒糜谷醞成可擣醡取不醡也但力微飲多即醉二物皆北方所有官子美之言驗矣蘆蔡肇本作虜引虜酒千杯不醉人爲證弗曰漢高帝紀撥亂世反之正脩可曰漢書光武時異國有獻名馬曰行千里詔以爲駕鼓車洙曰左傳夾輔周室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防禦判官夢弼曰同谷郡今成州晉仇他郡

昔沒賊子時潛與子同遊今歸行在所王事有去留偪側兵馬間主憂急良籌子雖軀幹小老氣橫九州挺身艱難際張目視寇讎朝廷壯其節奉詔令參謀鑾輿注鳳翔同谷爲咽喉西扼弱水道南鎮枹罕陬此邦承平日剽劫吏所羞

況乃胡未滅控帶莽悠悠府中帝使君道足示
懷柔令姪才俊茂二美又何求受詞大白脚走
馬仇池頭古色沙土裂積雪陰雲稠羌父豪猪
韡蕪兒青兕裘吹角向月窟蒼山旌旆愁烏驚
出死樹龍怒拔老湫古來無人境今代横戈矛
傷哉文儒士憤激馳林丘中原正格鬬後會何緣
由百年賦命定豈料沉與浮且復戀良友握手
步道周論兵遠壑凈亦秀白亦可縱冥搜題詩得
秀句札翰時相投洙曰天子行幸所在曰行在孝經注曰六州託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四面皆有弱水遶之洙曰唐安昌郡河州理抱罕縣抱罕故羌侯邑抱音孚本祀岐白也泰伯山在鳳翔郡縣仇池在成州上禄縣山上有池夢弼曰山海經注豪猪能以頸上豪射人也說文兕如野牛青色皮厚可爲鎧太白曰樂録云蚩尤變魑魅與黄帝戰於涿鹿帝乃命吹角爲龍以禦之洙曰月窟西極也格鬬相抱而殺之曰格魯曰詩有叔之杜生於道周注文周曲也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

洙曰郭中丞英人也郭知運之季子肅宗興師朔野英又以將門子特見任用

詔發西山將秋屯隴右兵凄凉餘部曲燀赫舊
家聲鵰鶚乘時去驊騮顧主鳴艱難須上策容
易即前程斜日當軒盖高風卷旆旌松悲天水
冷沙亂雪山清（松沙皆屬點綴然無理）和虜猶懷惠防邊
詎敢驚（上句有風下句傷時）古來於異域鎮静示專征燕
薊奔封豕周秦觸駭鯨中原何慘黷餘孽尚縱
横箭入昭陽殿笳吟細柳營内人紅袖泣王子
白衣行宸極妖星動園陵殺氣平空餘金椀出
無復繐帷輕（如箭入昭陽至繐帷金椀愈甚矣非所忍言）毀廟天飛
雨焚宫火徹明罘罳朝共落掄棉夜同傾三月
師愈整群胡勢就烹瘡痍親接戰勇決冠垂成
妙譽期元宰殊恩且列卿幾時回節鉞戮力掃
搖搶圭竇三千士雲梯七十城（語不必屬隨意描畫）耻非
齊說客甘似魯諸生通籍微班忝周行獨坐榮
隨肩趨漏刻短髮寄簪纓徑欲依劉表還疑厭
禰衡漸衰那此別忍淚獨含情廢邑狐狸語空

村虎豹爭人頻墜塗炭公豈忘精誠元帥調新
律前軍壓舊京安邊仍亶從莫作後功名趙曰西山

將謂英又先爲秦州都督詔還加隴右節度也
煇一作烜鶴曰天水邽秦川也雪山指西山也
洙曰左傳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陳琳檄
云若駭鯨觸細潤趙曰祿山反幽州陷河北及
洛陽長安此所謂奔突幽薊而觸冐周秦也洙
曰文選上慘下黷趙曰祿山既殺慶緒爲寇此
所謂餘孽尚縱橫也洙曰箭檄書箭也昭陽漢
殿名趙曰漢周亞夫紲柳營在長安茆吟細柳
言胡人之殆乃在漢營也王子白衣行言王子
以避亂之故隱迹爲白衣而行也夢弼曰南史
沈烟字初明爲魏所虜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
爲表奏之懷已思鄉之意云甲帳朱簾一朝空
落荒蕪王莽遂出人間或引孔子志怪漢盧充
家西有崔少府墓充與崔女爲婿得金盆一於
事非也洙曰采恩漢書註連闥連閣也搶搶攘
又妖星也上初衛下楚耕切記儒有單門圭竇
註門旁窮穿墻爲竇如圭墨子楚王令公輸作
雲梯以攻宋漢酈食其傳韓信東擊齊齊軍歷
下以拒漢食其說齊王田廣罷歷下守備韓令
閒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襲齊叔
孫通傳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仗通
籍通朝籍也徵班公自謂爲拾遺也詩寅彼周
行箋云周之列位也後漢宣秉拜御史中丞光
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朝並
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一獨坐此以英英又也
魏志王粲以西京擾亂皆不就辟乃之荆州依
劉表漢楊衡註見前夢弼曰時朝廷以廣平王
俶爲元帥李嗣業爲前軍收復長安新律謂師

律也毫從謂毫
駕復還關也

送楊六判官使西蕃

鶴曰是年吐蕃遣使來請討賊且脩好肅宗遣給事中南巨川往報聘楊蓋贊巨川以行者

送遠秋風落西征海氣寒帝京氛祲滿人世別離難絶域遥懷怒和親願結歡勑書憐賛普兵甲望長安宣命前程急惟良待士寛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爲官垂淚方挍筆傷時即據鞍儒衣山鳥怪漢節野童看邊酒排金盌夷歌捧玉盤草肥蕃馬健雪重拂廬乾慎爾參籌畫從兹正羽翰歸來權可取九萬一朝摶

權可取猶碍不是氣象○趙曰

往吐蕃當渡青海故云海氣寒也鶴曰帝京氛祲滿謂京師尚未收復也賛普吐蕃君長名洙曰漢楊雄字子雲三世不徙宮草大玄有以自守泊如也班超家貧爲官傭書久勞苦投筆漢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効傅大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馬援傳劉尚深入五溪軍沒馬援因請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趙曰吐蕃聯毳帳以居號大小拂廬也莊子鵬之徙於南溟也摶扶摇而上者九萬里

哭長孫侍御 鶴曰前有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當是得武威之命未到而死

道爲詩書重名因賦頌雄禮闈曾擢桂憲府舊乘驄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唯餘舊臺栢薰瑟九原中 洙曰禮闈禮部所設以取士也晉郗詵對武帝云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憲府御史所居之署也漢桓典繹御史常乘驄馬趙曰漢朱博傳御史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擅弓註御大夫之墓地作九原

奉贈嚴八閣老 鮑曰嚴武時爲給事中夢弼曰按李肇國史補宰相相呼爲兩省相呼爲閣老公時蓋三拾遺與武正聯兩省也

邑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蛟龍得雲雨鵰鶚在秋天客禮容疎放官曹可接聯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 鶴曰漢舊儀丞相聽事閣曰黃閣然則給事中何以得云登黃閣蓋給事中屬門下省共長曰侍中與中書令參總而顯判省事即宰相也給事掌分判省事故得同登黃閣

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得聞字 鶴曰時賈至爲中書舍人嚴武爲給事中又按公是年六月薦舉參狀左補闕乃常少遊裴薦也

田園須暫往戎馬惜離群去遠留詩別愁多任

酒醺一秋常苦雨今日始無雲山路晴吹角那堪處處聞

晚行口號 施曰公時家在鄜州有墨制許往省視○八尺自鳳翔還鄜州及色以還京作

三川不可到歸路晚山稠落鴈浮寒水飢烏集戍樓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遠愧梁江揔還家尚黑頭 入知汪令自陳入隋不知其白梁時已達官矣自梁又陳又自陳入隋歸尚黑頭其人悔心事可知著一梁字而不勝其媿矣詩之妙如此豈詩罵哉○趙四三小鄜州縣名也夢弼曰江揔自揔持在陳掌東宮管記與太子爲長夜之飲後主即位授尚書令京城陷入隋爲上開府復歸老江南

獨酌成詩

燈花何太喜酒綠正相親醉裏從爲客詩成覺有神 至淺淺者亦自喻 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苦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 洙曰西京雜記陸賈曰自鬻得酒食燈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下事喜小既有徵大小宜然

徒步歸行 公自註贈李特進自鳳翔赴鄜州途經邠州作嘗嘗曰特進李

嗣業也時守邠州公經途作此贈之就其借乘馬代勞往鄜州也

明公壯年值時危經濟實藉英雄姿國之社稷今若是武定禍亂非公誰鳳翔千官且飽飯衣馬不復能輕肥青袍朝士最困者白頭拾遺徒步歸人生交契無老少論交何必先同調妻子山中哭向天須公櫪上追風驃謂家人望北歸須借馬馳去○沫曰論交一作論心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師曰櫪馬槽也脩可曰崔駰古今註始皇有七馬一曰追風廣韻馬黃白色曰驃希曰按李嗣業至鳳翔上謁肅宗喜曰卿至賢於數萬衆以爲前軍收長安嗣業忠毅憂國不計居產前後賞賜皆以犒軍有死馬千匹

玉華宮夢弼曰按唐志玉華宮在坊州宜君縣之鳳凰谷寰宇記正殿覆瓦餘皆葺茅當時以爲清涼勝於九成宮也師曰自此詩以下至羌壯乃公趨鄜路紀所經見無述抵家情況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哀思苦語轉換簡遠有長篇餘韻未更自饒非意所及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瀟洒美人爲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

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起結淒黯讀者殆難爲情○梅聖俞曰玉華言近有晉符堅墓前有溪曰醲醁蓋取溪色如酒色之碧也溪回言回遠也惟回遠故松風不歇夢弼曰淮南子人血爲燐許慎註兵死之血爲鬼火燐者鬼火之名洙曰莊子子綦曰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大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註籟簫也夢弼曰美人言殉葬木俑也公詩未意蓋傷符堅安在美人已化爲黃土是以憂來浩歌揮淚盈把冉冉自傷在往途間豈能長久者乎

九成宮

夢弼曰按唐志九成宮在鳳翔府麟遊縣西五里本隋仁壽宮正觀間脩之以避暑因更名焉山有九重故有九成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臼井畫池形曾宮憑風迥岌嶪土囊口立神扶棟梁鑿翠開戶牖二語雄稱其陽產靈芝其陰宿牛斗紛披長松倒揭巑岏怪石走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藪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頹朽向使國不亡焉爲巨唐有雖無新增脩尚置官居守巡非瑤水遠跡是雕墻後感嘆之尤得体者我來屬時危仰望嗟嘆久天王狩太白駐馬更

回首夢弼曰會與屬同句一作廻岌逆及切巢逆怯切岌巢山貌張衡西京賦狀巍峩岌巢宋玉風賦夫風起於青蘋之末盛怒於土囊之口魯靈光殿賦神靈扶其揀宇又飛埜揭嶙魚列切鶴曰唐志云九成宮周垣千八百步升置禁苑及府庫官寺等太宗高宗嘗臨幸舊史志云九成宮摠監一人副監一人丞一人錄事一人府一人史五人洙曰周穆王遊於崑崙山見西王母與宴於瑤池之上王元長曲水序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書峻宇雕甍趙曰宇音狩太白山名守之爲義言肅宗在鳳翔也夢弼曰天王守太白與春秋狩于河陽之義同也五代晉開運二年官書本及晁以道本並作狩

羌村三首夢弼曰鄜州圖經州治洛交縣羌村洛交村墟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隣人滿墻頭感嘆亦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更字正合景聲○當時適然千載之淚常在人目詩三百不多見也○馬曰赤雲西謂返照雲濃背赤也洙曰班孟堅西都賦巖峻峭崒金石崢嶸註崢嶸高秀也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却去憶昔好追涼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

事煎百慮賴知禾黍收已覺糟床注如今足斟酌
且用慰遲暮（洙曰禾黍一作黍秫又黍稌曾曰糟床即酒醡也）群雞正
亂叫客至雞鬬爭驅雞上樹木始聞扣柴荊父
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携傾榼濁復
清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
盡東征請爲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歎
四坐淚縱橫

北征（鶴曰公自瀼溯還鄜州北詩述在路及到家之事當是七月作東坡云北征詩識君臣之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詩服曰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詩勝退之南山詩王平甫以謂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服時山谷尚少尺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爲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定）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
家室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慙恩私被詔
許歸蓬蓽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
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

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
乾坤合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人煙眇
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旌
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
底涇水中蕩潏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
今秋花石戴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
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
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長篇自然不可無此○愁結中

得從衆風刺語北大篇興致　緬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坡陀
望鄜畤谷巖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未末
鴟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
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
害爲異物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
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迥悲泉共幽咽平生
所驕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韈
牀前兩小女補綻纔過膝海圖坼波濤舊繡移

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褘褐老夫情懷惡嘔
泄卧數日郁無囊中帛救汝寒凛慄粉黛亦解
包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
無不爲曉粧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闊
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即
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
理焉得說此征精神全得一段畫意它人實態有甚不能自言又羞置勿道至
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仰看天色改旁覺祆氣
諧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紇其王願助順其俗
喜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爲貴
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
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援官
軍請深入蓄鋭伺俱發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恒
碣吴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
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絶憶昨狼狽初
事與古先別姦臣競葅醢同惡隨蕩折不聞夏

殷衰中自誅褒妲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
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
活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闥都人望翠華佳氣
向金闕園陵固有神掃洒數不闕數音朔謂每有喪亂終必
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夢弼曰東胡指安慶緒也時慶緒弑
（反正）其父祿山而襲僞位矣詩行邁靡靡註猶遲遲
也誅曰回首鳳翔縣時肅宗在鳳翔也希曰邠
郊謂邠州池乃涇水之所通也鄭曰椽徐兩切
徐賓也希曰挑源在鼎州夢弼曰鄜音孚鄜州
也時諸市切祭天所也並漢郊祀志秦文公夢
黃蛇自天而下屬於地止於鄜衍於是作畤

用三牲郊祭白帝高祖曰潼關哥舒翰所守師
敗而降夢弼曰公言妻子寒凍以海圖舊繡爲
小兒袍衣故波濤爲之坼繡紋爲之移天吳及
紫鳳之類或顛或倒也趙曰天吳海圖所畫之
物紫鳳所繡之物也山谷云天吳水獸八首八
足尾背青黃見山海經夢弼曰至尊謂肅宗也
左傳天子蒙塵于外回紇或作回鶻非蓋德宗
時方請易爲回鶻也洙曰送兵五千人時回紇
以兵五千助順趙曰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
言回紇助順主上雖虛心以待其破賊然時議
心畢竟爲害所以氣欲奪也希曰書太行恒山
至于碣石夢弼曰青恒碣石皆東北之地言自
此可以略定矣定功曰酉陽雜俎云狼狽是兩
物狽前足絕短每行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故
言世事乖者稱狼狽洙曰褒妲褒姒妲姬也北
言誅楊貴妃也魏泰道輔曰唐人詠馬嵬之事

尚矣世所稱者劉白禹錫云官軍誅佞幸天子捨妖姬樂天云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北乃歌詠祿山能使官軍背叛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誅貴妃心豈特不曉文章体裁而造語蠢拙亦失事君之禮老杜則不然北征詩曰憶昨狼狽初奔輿古先別姦臣競葅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宁自誅褒妲乃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禍賜妃子以死無預官軍也胡存元任曰褒姒周幽王后也夏字疑誤當作商周魯曰宣光閑周宣王漢光武中興也東坡忘林曰北征詩云桓桓陳將軍杖鉞奮忠烈此謂陳元禮也元禮佐玄宗值內難又從幸蜀首建誅國忠之策洙曰大同白獸皆禁中宮殿名也夢弼曰考之唐志無白獸闥之名豈假漢白虎門而言之乎鶴曰漢有白虎殿唐高祖名虎故改曰獸洙曰司馬相如賦建翠蕤之旗園陵天子所葬之處也

月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搗藥兎長生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干戈知滿地休照國西營洙曰特官軍營於長安之西言休照爲征夫兒月而感也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鶴曰按史是年九月丁亥以廣平王俶爲元帥司空郭子儀副之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發鳳翔壬寅至長安城西陳於香積寺之北澧水之東與賊戰斬首六萬大責癸卯大軍入京師

甲辰捷書至鳳翔

胡虜潛京縣官軍擁賊壕鼎魚猶假息穴蟻欲何逃帳殿羅玄冕轅門照白袍秦山當警蹕漢苑入旌旄路失羊腸險雲橫雉尾高五原空壁壘五丈本不可省與花溪同八水散風濤今日看天意遊魂貸爾曹乞降那更得尚詐莫徒勞元帥歸龍種司空握豹韜前軍蘇武節左將呂虔刀兵氣回飛鳥威聲沒巨鰲戈鋋開雪色弓矢向秋毫天步艱方盡時和運更遭誰云遺毒螫已是沃腥臊睿想丹墀近神行羽衛牢花門騰絕漠拓羯渡臨洮此輩感恩至羸俘何足操鋒先衣染血騎突劒吹毛喜覺都城動悲連子女號家家賣釵釧準擬獻香醪獨欲一日親見不可得想像欲狂○本作只待獻香醪先生興觀序本定作準擬洙曰京縣者京師之縣也時王師全安慶緒奔下陝郡趙曰南史丘遲與陳伯之書將軍魚遊於鼎沸之中異苑栢譙太原中見有人長寸餘被鎧持槊從堝中出緣杌登竈蔣山道士令以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穴中希曰後漢第

五倫使謝夷吾收烏程長按罪夷吾到縣無所
騃但望閤伏哭而還白倫曰竊以音候知長當
死遊寬假息非刑所加至月餘長果暴卒鶴曰
舊史御帳殿受朝賀蓋行幸時以幄帟爲殿也
趙曰玄冕卿大夫之服沈曰周禮以車轅爲門
梁陳慶之所統之兵悉着白袍前漢書出稱警
入稱蹕止行人也洙曰羊腸坂在太行天下之
險也崔豹古今註高宗有雉雊之祥服章多用
翟羽故天子旨雉尾扇長安近地有五丈原時
賊退敗故云壁壘空也閨內八水涇渭滻灞澤
滈澧潏潏散風濤言寇亂漸平也趙曰元帥引空
詳見題下註夢弼曰漢熊武使匈奴杖節牧羝
北海上晉呂虔有佩刀相者曰必三公可佩時
王師收長安以李嗣業爲前軍又嗣業嘗爲左
右陌力將花門謂回紇也按唐志甘州有花門
山堡東北千里至回紇衙帳拓羯謂安西也按

西域傳安西者即康居小君長罽王故地募勇
健者爲拓羯猶言戰士也漢志臨洮縣屬隴西
郡時用朔方等兵故云爾洙曰劒次毛言其利
也古有吹毛之劒漢董卓傳呂布殺董卓百姓
歌舞於道長安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
慶者塡滿街肆

收京三首

仙仗離丹極妖星帶玉除須爲下殿走舊嘗不滿此語
以收京言之尚可耳不可好樓居暫屈汾陽駕聊飛燕將
書依然七廟略更與萬方初洙曰須爲下殿走不可好樓居一作
得非羣盜起難作九重居夢弼曰說文除殿陛
也洙曰世說熒惑入斗天子下殿走漢武紀公

孫卿曰仙人可見但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蜚廉桂觀甘泉作延壽觀焉師曰玄宗好神仙故有此句洙曰莊子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胥焉喪其天下焉史記魯仲連傳燕將攻聊城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書泣而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王制天子七廟趙曰兵謀謂之廟略蓋謀於七廟之中也夢弼曰更平聲與民更始之義也

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

○沉痛敦厚讀之墮淚

羽翼懷商老文思憶帝堯叨逢罪已日霑洒望青霄

希曰嵇康養生論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洙曰漢武帝末年下哀痛之詔鶴曰是年十二月戊午朔肅宗御是鳳門下制次赦洙曰商老商山四皓也漢高祖時戚夫人以寵將移動太子呂后用張良計召四皓使侍太子朝高祖見而問之四人各以姓名對上曰煩公調護太子四人趨去上指示戚夫人曰彼羽翼已成難動矣書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鮑曰羽翼懷商老謂裴冕杜鴻漸等輔相肅宗猶商山四皓輔漢太子也文思憶帝堯謂玄宗禪位猶授舜也洙曰傳臧文仲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

汗馬收宮闕春城鏟賊壕賞應歌杖杜歸及薦

櫻桃不言宗廟而顛覆之感收復之幸具見非強點綴者雜虜橫戈數功
臣甲第高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情至藹然喜未有極
○願幸捷書同日助喜之多語尤有味○洙曰漢蕭何傳未有汗馬之勞鄭曰鏟楚醆切平也
沐曰詩杕杜勞旋役也禮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乃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漢叔孫通傳古者有春
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
宗廟上許之鶴曰雜虜橫戈數謂回紇吐蕃諸
外夷叛服不常也洙曰漢武帝爲霍去病治第
一宅也甲第甲猶言甲乙之次第謂第一之第

潼關吏鶴曰潼關在華州華陰縣祿山反詔哥舒翰守潼關翰失守爲賊所敗暨收復長安增脩陁險焉是詩乃公歸京時作也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
丈餘借問潼關吏脩關還備胡要我下馬行爲
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
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要處窄狹容單車艱難
奮長戟千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爲魚
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夢弼曰草草勞苦貌詩勞人草草薛曰世
說云若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夢弼曰列戰格
即列柵也洙曰蜀都賦一夫守隘萬夫莫向夢
弼曰哥舒翰與賊戰於桃林官軍恃險固不力
戰遂爲賊所乘自相踐蹂是以敗績書武城註

桃林在華山東左氏傳晉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註今潼關是也要我之要音於宵切

留花門 鶴曰按唐志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紇衙帳今言花門正指回紇也特用朔方吐蕃回紇諸兵以討賊既收長安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曾歸取馬還為掃除范陽餘孽沙苑在同州同州為京師近輔故公詩云連雲屯左輔而深言其為畿甸也

北門天驕子飽肉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射漢月自古以為患詩人厭薄伐脩德使其來羈縻固不絕胡為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公主歌黃鵠君王指白日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長戟鳥休飛哀笳曉幽咽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沙苑臨清渭泉香草豐潔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撇烈胡塵踰太行雜種抵京室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 洙曰前漢匈奴傳單于遺漢書曰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又云匈奴居北邊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夢弼曰匈奴舉事常隨日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前漢匈奴傳贊曰周懿王時戎狄侵暴虐中國詩人所作疾而歌之至懿王魯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代之詩人美大其功曰

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言逐之而已贊又曰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應劭漢官儀故事云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洙曰前漢西域傳漢建汜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烏孫昆莫為夫人昆莫年老公主悲愁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墻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思兮心肉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天子聞而憐之趙曰乾元初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嫁回紇曰汗洙曰詩謂予不信有如皎日今言指白日以為盟約也鶴曰左輔註見前題夢弼曰酈元水經太白山在武功之南夏宿雪其上今號門也左輔近于太白山矣或謂曰紇兵被白練猶積雪然也樓大防曰杜詩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讀者謂止言其多耳如此則上句足矣何用積雪之語惟能知回紇之人衣冠皆白然後少陵之意渙然夢弼曰揪匹蔑切上林賦奔騰澈烈太一作滅沒正異作揪挨洙曰太行山名丘希範書姬漢舊邦無取雜種

蹇蘆子

鶴曰蘆子關在延州延昌縣北以備吐蕃夢弼曰延州乃秦地之北門去州百八十有里門山或云蘆子蓋兩山特立如門其形若葫蘆也鶴曰時官軍上知東討收復河洛而不知蘆子之可塞公惧有乘隙而入者故有此作又按是年冬史思明帥高秀巖以所部來降是詩乃作於未降之前也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城內空
荆杞思明割懷衛秀巖西未已迴略大荒來崤

函盖虚爾延州奉尤戶關防猶可倚爲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賊起近聞昆戎徒爲退三百里蘆關扼兩寇深意實在此誰敢叫帝閽胡行速如鬼鶴曰張說嘗爲朔方軍節度往巡五城措置兵馬按唐舊史註朔方節度所管有定遠城西受降城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及豐宜軍唐開拓邊境連西域皆置都護府州縣又置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爲戍年時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竟召吐蕃之禍焉洙曰史思明雜種胡人也時隨安祿山河陽據懷衛二州高秀巖哥舒翰麾下將也時爲史思明偽河東節度將兵西嚮山海經大荒之野雍州有幽函之故謂幽山函谷即長安也鶴曰薛大夫當是御史大夫薛景仙以險校戶部尚書兼尹鳳翔嘗敗安祿山遊軍夢弼曰昆戎即吐蕃也兩寇謂思明及吐蕃也時連結入寇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爲面別情見于詩趙曰按唐史虔以祿山反陷賊偽授虔水郡郎中因稱風疾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王維等並囚宣陽里以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即祈佛於圓卒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

鄭公樗散鬢如絲酒後常稱老畫師萬里傷心

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蒼惶已就長途往避
近無端出餞遲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
交期 洙曰樗散之材言不合世用也樗散字見莊子

瘦馬行 師曰此詩為房琯作琯喪師陳濤斜罷相出為邠州刺史時論多惜之謂其可以用也

東郊瘦馬使我傷骨骼硉兀如堵墻絆之欲動
轉欹側此豈有意仍騰驤細看六印帶官字衆
道三軍遺路傍皮乾剥落雜泥滓毛暗蕭條連
雲霜去了奔波逐餘寇驊騮不慣不得將士卒
多騎內廐馬惆悵恐是病乘黃當時歷塊誤一
蹶委棄非汝能周防見人慘澹若哀訴失主錯
莫無晶光天寒遠放鴈為伴日暮不收烏啄瘡
哀窮悼屈亦須痛快得意 誰家且養願終惠更試明年春草
長 展轉況著忠厚惻怛感動千古○洙曰郭璞江賦巨石硉矹以前却記觀者如堵墻沈曰
硉兀骨高貌郎兀切洙曰唐令諸掌牧馬以小
官字印印右髀以年辰印印右膊以監名依左
右廂印印尾側至二歲起春量強弱漸以飛字
印印左廂髀膊細馬俱以龍形印印項左官馬

賜人者以賜字印配諸軍及充傳送驛者以出
字印並右頰夢弼曰六印一作火印三軍一作
官軍洙曰乘黃亦名飛黃神馬也龍翼馬身昔
黃帝乘之登仙芻曰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過都
越國蹶如歷塊洙曰顏延年赭白馬賦願終惠
養蔭本枝兮

畫鶻行

高堂見生鶻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立
突兀乃知畫師妙巧刮造化窟寫此神俊姿充
君眼中物鳥鵲滿樛枝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
霄寧為衆禽沒長翮如刀劒人寰可超越乾坤
空崢嶸粉墨且蕭瑟緬思雲沙際自有煙霧質
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夢弼曰拘攣謂以條拘縶之洙曰支道林好鶴馬云貧道重其神俊舞鶴賦歸人寰之盲
卓又云經交霧凝若無毛賀陸士衡詩紆鬱滯
情子

臘日

臘日常年暖尚遥今年臘日凍全消侵陵雪色
還萱草漏洩春光有柳條小兒語大家數縱酒欲謀良
夜醉還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

銀罌下九霄 洙曰萱草乃忘憂草今俗云萬年韭霜雪不凋鄭曰長安志宣政殿廿曰紫宸門內有紫宸殿即內衙之正殿趙曰唐制臘日宣賜口脂面藥翠管銀罌所以盛之也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三

悲陳陶 葛常之詩話杜子美陳陶詩云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言房琯之敗也琯臨敗尤持重而中人邢延恩促戰遂大敗故子美深悲之子美為右拾遺合琯罷相上疏力救琯肅宗大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救之獲免故先司馬行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蓋感其救已也張元晏狐憤吟云房琯未相日所談皆皐夔一朝陳陶下覆沒十萬師中原已紛潰老杜尚嗟咨則老杜救琯之章豈亦出於私情乎

送孔巢父歸江東 葛常之詩話云安祿山反永王璘有窺江左之意李白嘗受璘辟為府僚璘白白流夜郎孔巢父亦為永王所辟巢父察其必敗潔

身潛遁由是知名使白如巢父之計則安得有之謫哉老杜送巢父歸江東云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其序云兼呈李白恐不能無微意也

送從弟亜赴河西

黄常明詩話云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蓋用易雷風相薄左氏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

哭長孫侍御

按唐高仲武編中興間氣集作雅頌舊乘驄作屢以此詩為杜誦作詩中賦頌乘驄蕭瑟作蕭颯

玉華宮

容齋隨筆曰張文潛暮年在宛丘何大圭方弱冠往謁之凡三日見其吟哦老杜玉華宮詩不絶口大圭請其故曰此章乃風雅鼓吹未易為子言大王曰先生所賦何必減此曰平生極力摸寫僅有一篇稍似定然未可同日語也遂誦其離黄州詩偶同此句曰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者山回地勢卷天豁江面寫中流望亦斟石脚揷禘舍居夷實三載蒿工起鳴鼓輕櫓健於馬情老淚為一洒聊為過江宿寄樊山夜此其音響節奏固似之矣讀之嘿諭也

北征

唐子西語録云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辭如北征一篇直紀行役耳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即如人作家書乃是

杜工部詩三卷補遺